

尊
水
園
集
畧

尊水園集畧卷之七月錄

程先貞正夫

德州盧世淮德水著 受教李源星來輯

趙其星仲啓

鈔書雜序

莊子外篇雜篇 戰國策

呂覽初本 古樂序

搜神記搜神後記異苑

藝文類聚 世說新語

萬首唐人絕句

唐韻清謠

王右丞集

王江寧絕句詩

柳柳州集

法書要錄

歷代名畫記

意林

北夢瑣言

東坡藥錄

東坡酒錄

東坡雜錄

東坡雜文合鈔

藥城集

山谷集

淮海集

鷄肋集

陸放翁詩

江湖長翁集

樂庵語錄

陳龍川雜藁

石林避暑錄話

考亭題跋

野客叢書

石門文字禪

鶴林玉露

東觀餘論

廣川書跋

圖畫見聞志

高似孫緯畧

林霽山集

中州集

剡源集

文獻通考經籍志

南村穀耕錄

明詩近體

水東日記

愚谷集

凝齋集

祝氏集畧

宙載

餘冬序錄摘要

後渠大洲二先生集

高中玄本語

張太岳雜著

徐太室雜著

金罍子

李子田雜著

李卓吾雜著

張伯起譚輅

白蘓齋著

歇菴集

鬱岡齋筆麈

袁中郎集

紫苑軒雜綴又綴

石倉文藁

退谷文稿

會心言

梅花草堂合鈔

第一冊

第二冊

第三冊

第四冊

第五冊

第六冊

第七冊

第八冊

第九冊

第十冊

第十一冊

第十二冊

第十三冊

婁子柔集

徐氏筆精

露書

徐文長三集 六則

尊水園集畧卷之七

鈔書雜序

莊子外篇雜篇

向官計曹熟讀莊子其內篇無容議矣外篇雜篇
可以節取于是減其句而仍其章俾讀之者若讀
原文而未曾經刪削者是亦南華之一快也余不
能著書而能鈔書特為酒所奪未遑卒業倘併心
一路所鈔當不勝紀矣嗟呼人之不才孰有過我
者哉

戰國策

司馬子長一生得力此書著成史記遂空千古二書蓋相表裏也余最愛讀策每苦于難讀渺冥錯落如睇遠山絕壑翹足一望而不能着腳蓋其難如此勉強數讀鈔成此本要其中之奇絕怪特者亦畧備于斯矣

呂覽初本

此余應舉時所鈔者爾時止一草檠及汎舟之遊携至潤州命吏清出未遑刪補訂正故曰初本

病歸田暇日題此數字

古樂府

余好讀古樂府每苦刻本腴瘠不均如郭茂倩左
克明是也偶見詩所樂府頗有條理遂取而鈔之
古樂府一首不遺其後擬者俱不錄其有取古樂
府一句作題目或自出新題者俱存之至鼓吹橫
吹相和清商舞曲琴曲雜曲等名余不甚解姑仍
其舊尚欲依世代另編一本未遑也要之樂府亦
盡于此矣從唐代別起只以詩論不必立樂府名

色

搜神記搜神後記異苑

既語怪矣多多益善何以抄為又何為抄其不甚異者耶余愛其文字之古雋遂忘其怪也又恐以怪揜其文也是以抄其不甚異者也

藝文類聚

藝文類聚類書中之最古雅者也余自十七八歲時即喜觀之迄今四十年矣猶裴徊不置三年前視潛已竣旅泊通灣因檢舊本命吏錄出約可六

冊此特文事一種其詩賦等項尚未及也

世說新語

世說新語之為書佳矣而其所以佳吾不知也後
又有補世說者矣而其當補不當補吾不知也坊
間所刻卓老點本其真與假吾不知也偶據坊刻
時一流覽裁者半留者半其誰為世說誰為補世
說吾不知也惟喜世說因以抄世說也抄世說於
以救世說也夫世說者天下之巧書也巧之過而
流弊出焉其原始精神幾為埋沒至所補之物又

其靡焉者矣然其人若事直與世說相當時或有過之者則又烏可廢也於是去標目存故實畧玄黃取神駿蕭蕭肅肅令人一讀起立從此不敢僅以風流二字加諸世說新語詎不卓乎究竟言之世說且自為一書後世說而著述者如何氏語林又且自為一書今既已補矣混矣姑仍其雜糅恣吾採摘雖然亦可自成一書也

萬首唐人絕句

余喜吟唐人絕句詩惜所見不廣止高漫士品彙

及楊升菴數種教清江一種餘選數十首耳最後
乃得萬首一編恣其披閱共得七冊即仍有可簡
汰者姑存之以脩唐詩絕句一種大觀安得博雅
君子再一商榷也萬首凡二刻一刻為原本一刻
為趙凡夫本茲鈔從趙

唐韻清謠

病中隨意讀古人書讀十二家唐詩讀杜詩讀錢
劉詩讀唐詩類苑因愁勞之餘不欲以拂逆語櫻
懷單取一種娛悅容與之言以銷暇日又單取五

言律一種為其易竟而難忘也小齋樽酒開卷長吟聊復一樂五柳先生云清誥結心曲余苦愛斯語遂名茲編曰唐韻清誥

王右丞集

右丞詩無庸贊歎亦無庸鈔然亦有數首可省者因為鈔之摩詰自稱曰詞客又曰畫師又曰山中人朝川林園之勝金谷平泉遜其清遠絕慾養花一味禪悅從來藝苑中所僅見者也

王江寧絕句詩

唐絕至王昌齡無以加矣人第知其七言耳乃其

五言尤勝峯森渾與蒼蒼涼涼

柳柳州集

向也漕局述遭心骨涕熱加以舟中燥狹日日焚
和因取柳州遊山諸記讀之聊一洗洒既與相浹
遂了全部據臆小鈔獲其少半夫柳豈可選余豈
選柳之人漫誌當日閱柳之因併見余之孟浪云
爾盧世澗記事鈔書在庚辰歲記事在癸未歲
世多以常柳配陶夫常與陶差近柳則從謝靈運
來雜之以吳均何遜其獨悟處竟關禪理子厚自

云惜無協律者窈眇絃吾詩其得深矣七言律可
與劉隨州上下

法書要錄

張彥遠法書要錄乃書林之巨觀也此鈔僅得十
之二三緣余不知書遂不詳其原委所以為茲鈔
者供文用耳

歷代名畫記

歷代名畫記與法書要錄俱張彥遠著余所鈔書
錄已少茲鈔畫記更少非為畫也為畫之之人也

有高人有疇人有坦蕩自得天放領趣之人所謂
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枝矣余是以鈔畫記也鈔
是以不得不少也

意林

馬搃意林世不見其全書今兩行者語要耳余又
鈔焉可謂寡之又寡矣烏在其為林也哉一笈

北夢瑣言

是書卷末有華亭孫道明一跋謂至正二十四年
五月七日寫起至二十七日輟卷時年六十有八

因念前輩好學手自鈔書老而不厭若此此書記
事可與史傳互相發明特筆性不銛時雜長語余
故為之揀定又為之剪就此書頗覺清快矣南村
病翁記于書眠菴陸放翁有老學菴解于伯攬有
困學齋余又老又困喜書而不
學同名菴曰書眠蓋老
困撥書眠乃子美句也

東坡藥錄

東坡藥誦用意良深余讀而旨之因推衍增益曲
暢旁通凡其集中之論藥物發藥言有益于身心
性命者悉攬結之目為東坡藥錄可以補本草方

書所不及而救過省愆在人自領憶東坡叙鳧繹
先生集謂其言精悍確苦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
伐病嗟嗟余之病深矣幸賴坡翁為吾發藥

東坡酒錄

向于燕市得坡翁食飲錄一冊時置案頭久久有
會因廣其意變其體去食存飲編東坡酒錄編成
展而讀之覺東坡醞藉風流翛然物外之致如在
目前因思與東坡同姓者唐時有蘇晉彼酒而酒
逃禪者也東坡不酒而酒登仙者也嗟呼世味之

汨沒人作使人與沉酒嘔號何異安得侍坡仙之側而與之游戲無何乎

東坡雜錄

有行東坡外紀者有輯東坡小品者或不盡雅馴或束于數紙余乃擴而充之擇其言尤雅者名曰雜錄其題跋一部仍舊中亦畧有裁割餘則博采諸刻又流覽詩集凡詩序詩題盡屬撫之此則他刻所未有也書凡三冊貯于草堂遇會心時取而讀之愉愉然不知天地之大萬物之繁覺夔州野

云山腴海錯止一端耳

東坡雜文合鈔

東坡集奏議制勅論策表格叙記書簡俱可自為一部墓誌行狀神道碑可共為一部惟賦頌銘贊偈碑傳祭文哀詞祝文字說雜說禪疏致語九十多種時時軼出余肆力刪纂顯而併之名曰東坡雜文合鈔與藥錄酒錄雜錄同一帙

藥城集

顏濱邃于經術嫻于世務其全力在經解奏議及

論策等項發為藝文直緒餘耳余乃鈔其緒餘作
一別錄而宏濶深遠已邈然難即矣况其卓乎至
此乃知蘇氏之學不可及也

山谷集

余生三十年未知宇宙有山谷也因同社友馬遠
之勸余讀山谷書始求而閱之一閱即有入處手
鈔兩冊間有評點舉以贈友人至潛夫亦如遠之
之勸余讀也顧所見止南都坊刻三十卷聞山谷
集不止此從而博訪之不得嗣于燕市中獲豫章

集一部六畧如南都本止多墓碣數篇與洪炎一

序偶門人鄭爾木出山谷刀筆四冊尺牘絕乎倫
矣惜其漫漶遂託陳獻之清出時時把玩然志未
已也直至庚辰渡江董大兄孟履暨長公對之各
贈一部乃全書也一舊刻一新刻可以互相校勘
爾時漕務殷煩未遑卒業茲得請還山卧疾豐暇
取兩集反復叅對恣意搜討一切詩中小引採入
歸序凡詩題之有意况者採入雜錄而似題跋非
題跋者亦歸雜錄間有刪汰不過十之二三山谷

文至是粲然明脩足以成一書而可傳矣盧子喟然歎曰余生三十年不知有山谷遂周旋二十五年不舍文章有神交有道余于先生曷當妄託心惟日孜孜從吾所好而已書成惜遠之家在長水相去三千里何繇縮地共讀潛夫近遭兵禍音耗茫茫彼爾木者遂久為泉下人矣為之撫卷長嘆至董氏父子相貺之雅不能忘也書凡十二冊以類相從俱有條理又附錄二冊蓋博採山谷傳贊年譜及諸家評論薈粹成帙山谷人品文品已昭

昭矣余是以鈔而不論云

淮海集

善乎淮海之稱眉山也謂蘇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至于議論文章乃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又云中書之道如日月星辰經緯天地有生之類皆知仰其高明補闕則不然其道如元氣行于混沌之中萬物繇之而不知也按淮海此論甚微從來評蘇者皆未到此夫其持論如此則其所自得豈淺淺者哉

又其為人有志世務讀書取友一味嚴潔後遭謫
遷毫不介意談笑而遊落落脩脩是性命中大得
手人世徒以風流文采目之何其薄待少游也

鷄肋集

晁無咎是古文大手其師友淵源為東坡為山谷
為淮海為宛丘妙在絕不似諸公其為文也入手
似迂濶滯重而起伏合腴處妙有會通筆意所到
洋洋如也縣其透入古人關紐故氣局迥別余茲
鈔特取其小至大文字如安南罪言等項俱未遺

及錄余性恠世務凡遇經濟六章一槩捲却心知其非而不能強任之而已鈔書將百種俱用此法偶發其凡於此

陸放翁詩

余喜誦放翁詩每欲鈔成一編而未果會容潞河公事已畢卧病無膠因從枕上開卷顧行篋所携乃正德中紹興郡官刻字蹟多謫詩又最少喜其少易竟也遂鈔之不數日而卒業命胥錄出以為初本家間尚有吳刻刻南詩稿板精而詩富倘不

死尚欲博選之為續本云南村盧世灌記

江湖長翁集

放翁序長翁文曰卓然特立於頽波之外後即有善評者不能贊一辭矣余尤愛其題跋一部贈久菴文逾於芻豢品隲賞玩不啻家珍余是以從三十一卷中特置之首簡焉

樂庵語錄

樂庵語錄無語錄氣要說就說無拘無礙自居官以至大歸潔淨脫活絕無絲毫粘搭樂哉翁也刻

本頗錯雜余鈔之令歸倫要間亦有刪削者摭期樂翁光明獨露去之雖五百年余猶能撰杖屨也

陳龍川雜藁

向從燕市中得龍川集四冊如獲至寶隨錄其三國紀年中興遺傳刻之名曰龍川二書已又鈔其序記題跋書啓諸碎文字為一冊以便諷誦則此是也今江南有刻甚精校燕市所得本多十之二余所刻龍川二書有錢牧翁序絕佳龍川至今日重開生面矣

石林避暑錄話

去年夏月鈔此今歲初伏又閱一過真堪避暑中
一則云松磊落昂歲侶孔北海檜深密紆盤侶管
幼安杉豐腴秀澤侶謝安石栢奇峻堅瘦侶李元
禮目之為四君子有味乎其言之也庚辰長夏南
村志

考亭題跋

從朱子全集中錄其題跋一部惜紙墨模糊者不
多又聞有所揀料遂止此兩冊然亦足以成書矣

夫世競以理學目朱子誰知其詞源深廣老筆紛披一至此也因思湖南毛氏刻各家題跋尚少此種又陳唐卿戴師初二家題跋亦可喜安得順風寄子晉廣之子晉博雅有精識定可吾言

野客叢書

此書曾經江湖長翁所賞識又王酉室先生校刻精工無復遺憾信乎其可傳矣余又擇其會心者鈔之精者必簡以少為貴中有論漢武帝立鉤弋夫人一條極有妙會讀史者不可不知又觀野客

臨終時殆懸崖撒手人也

石門文字禪

東坡山谷二老乃石門所皈依者夫既皈依坡谷矣其文安得不佳其人安得不佳當石門前先儒而後僧者有劉蕙地先僧而後儒者有陸鴻漸其人皆可喜其文皆不俗倘與甘露滅同時自然起臂矣余不知禪不好禪茲閱鈔石門文字禪特愛其文字耳就中題跋一部尤可愛乃盡錄之異哉此僧遂欲與東坡山谷放翁諸先生高揖端拜天

下士詐可以族類論耶然每至悲涼嗚咽慷慨激
烈處輒見其涕出淚流有搖骨涌蓋尊宿中一片
有心人也披誦之餘肅然起立

鶴林玉露

此余初第時在京邸所鈔者存之至今未遑再閱
固緣頽惰亦緣一書甫了旋易一書不能將心源
盤桓一書七穿八透耳此讀書人大病余老矣無
能為矣期同過者改之

東觀餘論

東觀餘論其為書家南董不待言矣而商榷文事
時時出異冊密籍精研奇賞古來讀書諱正如
伯思者有幾余既於書學無緣而文癖滋甚故此
鈔畧其所詳詳其所畧不免孤負伯思祇因自為
謀遂不暇為伯思地也買續還珠世固不乏門外
漢余亦其一入爾

廣川書跋

廣川書跋天下奇書也此鈔特取其淺顯可裨文
筆之用者至古奧精深與史籀斯翁端拜而

無與焉

圖畫見開志

以書卷首有其自序云宴坐虛庭高懸素壁終日
幽對愉愉然不知天地之大萬物之繁况乎驚寵
奪于勢利之場料得喪于奔馳之域者哉余三復
其言而肯之倘能如是竟可遣累休心誰云玩物
喪志宗少文諸公所以遠擅千古耳然作畫者一
人觀畫者一人論與畫者又一人搃視其胸次何
若天下事求之胸次足矣余所以鈔畫記而又鈔

畫誌也

高似孫緯畧

陸芝房送緯畧一部謂是沈晴峯先生家物其簽標為先生手書爾時漕務正殷舟中暑濕畧一按閱止鈔廿六條今一再過僅僅耳

林霽山集

霽山先生節義人也而詩乃高妙若此此舊刻頗糾紛余畧為科揀令歸條理五七古近以類相從正文遂遠不遺詩要遺勳之辭亦瑣詠可續因併

鈔數首附諸卷末

中州集

元遺山中州集每人有一小序余乃鈔其序定為一冊熟復展翫深服遺山為史家老手且胸中有如許事直借文章洩其憂兀蓋謝康樂庾南府一流人不意金源有此瓌寶安得其全集讀之

刻源集

向遊南都問書于國子監止得舊唐書刻源集圭峯集數種刻源集畧一翻閱未遑卒業已遂置之

直至汎舟之役旅泊通灣事竣乞休少獵書史探
篋得剡源集乃舊所閱歷者重閱一過命胥鈔之
胥皆北人作字殊毛又苦無紙粗成二冊茲抵家
三年矣亦未遑再一校勘信乎讀書固難而整書
亦不易者也長夏繙書偶得此本遂題數語以志
顛末至剡源文品具宋文憲序中無庸附益重刻
者為戴洵先生南京國子監祭酒

文獻通考經籍志

古今藝文至文獻通考經籍志備矣余為舉子時

即喜觀之鈔成三冊恒在袖中案上去今二十多年猶時一緝閱偶買舊書見有單行經籍志者犁然當心特書數字

南村輟耕錄

余讀南村輟耕錄少裁割之彙為四曹曰人物曰山水曰雜俎曰文叢凡可敬可吁可喜可怪者統存矣因想當日樂志讀書如陶先生蓋在隱文之間其著書名南村殆取五柳柴桑以自貶云

明詩近體

明詩余未見全帙特就三四家所選者一絮取之
又止近體一種計五言律詩一冊七言律詩二冊
五七言絕句一冊對酒當歌間吟數首亦足以發
惜所收未盡又頗怨尚欲廣之損之

水東日記

葉文莊公水東日記向止聞其名未見其書前年
視漕過濟上公七世孫重華迎余至南陽以新刻
相送爾時凌遽未遑展讀至抵通州報竣始獲讀
之如公者乃留心世務不廢讀書者也茲鈔特取

其論列藝文者餘槩未及內有陸放翁家訓今得南文集不載或放翁編集時自刪之重華號香城文士也

愚谷集

愚谷集為鄉先正李舜臣先生著愚谷先生號也遂以名集先生又號未村居士未村讀書若渴尤邃經學又精字學無時不讀死而後已若未村者真異人也其讀經史諸序與惜庵等記奇奧簡古與他文字不同蓋先生一片精神所寄又嚴官以

采用志愈篤耳詩清潤閒遠鬱然名家

凝齋集

南陽王公諱鴻儒所著凝齋集余得之賣舊書者
詩有妙境無儒先生腐氣滯氣文亦質直余獨敬
其好讀書好尋書與梅一之最善一之者終身讀
書者也若世濶者乃好尋書而不能讀書者也鈔
凝齋集完書此志愧

祝氏集畧

向余出京偶憇新城南十里一僧舍中僧誦愈死

雅好文史見其案上有祝氏集畧一書取而閱之
彼遂舉本相贈歲之十五年矣發篋重閱取心之
所好者鈔成一冊歎枝山翁學術富美若此蓋不
止以書名世也聞唐解元六如讀書最攻苦人止
知其詩畫前輩未易測識如兩公者甚少不似今
人止露才而不學耳

宙載張合賁所

宙載一書亦足以多識余鈔一小冊更為刪削尤
覺淨粹

餘冬序錄摘要

餘冬序錄吏部侍郎郴州燕泉何公子克孟春所著也公與慎同受事李文正公之門雖齒位相懸而以同志忘年公逝後其嗣人刻其所著此書凡十三集始終數千條卷浩瀚艱於流傳余乃摘其體要以就簡易凡二百六十條卷帙則仍題其舊嗚呼是足以傳矣余嘗觀宋史儒林文苑諸傳其間名人鉅公所著書目動以千百卷今皆無傳豈不以簡編重大之累乎著述之家可為殷鑒遂併

識於此嘉靖辛亥夏四月五日成都楊慎書
泉先生著有餘冬序錄書凡十三冊可稱美富升
菴先生取而摘之益見精要余特據升菴摘本鈔
其三四名曰小摘於是乎燕泉原書絕絕乎無餘
矣然尚及六十紙足勒成掌帖具體而微倘可藉
手以見何楊兩先生乎蟲臂鼠肝沾沾自喜矣崇
禎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後學德州盧世淮記時官

京邸

後渠大洲二先生集

此余為孝廉時所鈔者也。繇今思之于崔先生十
得二。三于趙先生十之一耳。嗣見李貫之洎詞記
事鈔續裨益不少。而南都所刻趙文肅公文鈔可
以竟讀不必再鈔矣。嗟夫。安得二先生復起而獲
聆性天文章之鈔也哉。

高中玄本語

中翁本語乃從文彙集中錄出者。裝潢成帙。寶而
藏之。

張太岳雜著

張文忠公雜著一卷載在集中世濶特為錄出作
一單冊見太岳先生不但經濟卓絕即讀書細整
儒者亦弗能及又先生于古今人少所許可獨心
服張乖崖云

徐太室雜著

嘉定宗伯徐公所著塵諧鏡戒等書九六七種其
議論極可喜至古文詞止泛應而未曾深入矣後
徐公而起者為殷職方未見其著作何若想亦一
人豪也至唐叔達婁子柔始直入古文堂奧然而

人俱以諸生老

金壘子

陶石簣序金壘子脩矣惜未見其書後于友人處見之果鈔随手鈔一百五十二條定為此冊仍以原本還之友人如金壘子者真好學深思古人之意者也

李子田雜著

鈔李子田先生雜著五種曰于碩注筆曰擬陰瘡語曰丹浦歛言曰黃谷讜諱曰綠雲亭說鈴盞中

有卓見而不隨世轉者子田讀書之富可敵用脩
精覈亦畧相當特揚傳以聲彩李覺朴耳用脩子
田俱不喜道學用脩名滿天下子田不甚顯

李卓吾雜著

卓吾先生書人第知其直截痛快而不知其紆迴
層折之極其人出世逃禪使性負氣似乎與物瀾
遠乃最能體人情切世務絕不肯作一門面語發
為文章着之紙墨光怪淋漓終歸簡要可以救時
可以傳世善讀者六通四關心平氣和不善讀者

祇增其決裂而已于是卓老遂為世所詬病嗟乎
世豈足以詬卓老哉或曰子論卓老是矣試丹諱
其文字何如余曰即在文字場中亦當成佛作祖
一部藏書當全看不可鈔取至其書牘及雜著稍
稍涉獵可三之一當胸腔幅塞意緒荒蕪時朗誦
一過如佳茗解渴名酒破悶也人生樂事無逾此
者

張伯起譚輅

張伯起譚輅据評諸史大有見地比物連類尤資

引觸鈔出一卷可以譚矣聞伯起舉孝廉中歲即
罷公車讀書自娛抗志以老蓋高士也

白蘓齋集

白蘓齋集為袁石浦先生著詩大有神境一時諸
公不及也讀論語等書及雜著俱從胸襟流出一
味妙悟平生服膺大洲宏甫見地元自不同諸遊
記亦自楚楚尺牘俱可觀惜四十外即沒倘假之
以年固是天地間大物

歇菴集

歌翁學道人也而文章源委所得亦深規規矩矩時露逸趣游五泄等詩及游台岩等文山水筆墨活現橫澗康樂柳州不過如此大約歌菴集強半是應酬作陶生本來面目幾為所掩余故盡洗之令歌菴神明煥發

鬱岡齋筆麈

王損菴太史博雅精能于世間事無弗了折誠異人也鬱岡齋筆麈具見一斑向在伯臯先生編余一部余秘之帳中今於暇日鈔出三冊以歸遺忘

太史深於醫中談醫理尤詳洵有味云

袁中郎集

袁石公名滿天下要其實亦足以副之非過情也
錦帆解脫等集詩俱有可觀者至瓶花瀟碧殊不
爾未知何故諸記中華嵩百泉為第一在古人中
亦屬高手大約典試秦中後大益老確聞有續集
尚未見

紫莖軒雜綴又綴

李九疑先生與吾州楊毓奇先生為同年友此本

乃九翁送毓翁者毓翁轉以送余取而閱之九翁
蓋大雅君子而傳之以風韻者也文史樂志書畫
怡神好友良朋登山臨水所謂胸中廓然無物草
木禽魚皆足供樂事也書名紫苑軒雜綴又綴鈔
為兩冊以當玄對至毓翁一味讀史年八十餘猶
讀史不輟茗椀香爐一無所好與李先生不妨雙
美

石倉文彙

石倉文彙初刻最佳歷歷落落直寫胸懷老氣橫

溢乃古文場中定霸手搃而言之曰直後來應酬
覺繁本色頗減

退谷文稿

鍾退谷紆餘幽秀可稱絕代佳人然亦有一種習
氣分別觀之水清石見矣

會心言

向讀王聖愈先生制舉義而心醉最後讀會心言
而更醉先生乃真讀書人乃真不染世味而留心
世道人每發片語冷然入微自經濟以至詞章俱

有妙會學者但使此一冊書恒在手底潛心靜對其受益不可盡言先生又有人物覽一書止見其序與各部小序懸知其書有用也聞先生有子王輅能讀父書靜重簡遠雅有父風云序先生集者為梁鄭兩先輩俱以文行稱

梅花草堂合鈔

向讀張元長時文驚焉未見其古文也後同年友凌若柯贈梅花草堂筆談一部心甚愛之以於世說語林別有一種光氣可動借墨問世疏而不可

即歎曰此海內異人這書渡江而元長沒久矣復
有以梅花草堂集餉者幸獲全書居然小篋澤田
多暇日自撮鈔久之頗有倫要遂從而裁之分為
十三冊冊為一類冊首各有題語茲特序其大都云

第一冊

此為第一冊元長先世狀畧在焉蓋元長將老徘徊而傳六世之神乃一生精血所注即其稱引史公之叙家世六一之表滌岡自待良亦不薄若叔第子女與骨肉周親諸誌狀均附焉而四業師祭

文亦附於左知元長為至性人先之以族譜序原
始也存元長小像髣髴如見其人也以湯臨川張
氏紀畧序冠首為其言絕淪痛文絕要眇元長當
目所端拜而薦之祖考者也

第二冊

此為第二冊自張環蟠堯圖以下舉元長先君子
先夫人第世長世長之子孫已之諸女及諸女之
所遺有觸輒感有感輒悲比物連類文生於情至
因張智而憶先王父因金姬而憶先王母蓋事事

念念無徃而不追遠者也有病於上自傳以下死
身病心病接待應酬之病一一刻露如鴈鬚眉而
識逆警礪誠恥懼怨業錢口業等語淨洗肺肝自
鑄銘誠直心人說直心話元長殆聞道者與若三
念真哀故隣王氏出涕無從纏綿凄愴故知元長
至性人也

第三冊

此為第三冊元長著述議論鉅細整散咸在焉偶
出一言挾從來之未有令人骨爽眼明有時瓌瑋

連林參差傲詭無傷也忽出莊語居然說法而太
學三貫八一條識老思深作書者其有憂患乎百
爾君子宜三復斯語尺牘七八通文事交情蕭疎
婉藹

第四冊

此為第四冊俱係元長小語閒適歌筵感慨淚零
飲酒試茶登山臨水無之而非韻也無之而非文
也原未嘗斤斤著述而著述實莫妙於此天字四
垂一條其夢中境界奇絕文章亦奇不可當想元

長病目無聊故寄夢以開眼要元長有是具眼人
十指放光焔天焔地渠視尋嘗有兩目者直黑豆
耳

第五冊

此為第五冊談先朝盛事穆然有無窮之思若江
陵敬所肅卿玄之坦山徐司寇鴉先生諸君子俱
留心經濟担当世道人也元長津津述之其懷抱
可知矣至孫田二監事有可紀不以人廢尤見元
長之大

第六冊

此為第六冊元長高趣真識懷賢好善約畧見此
先賢遺像凡五十餘人已失矣復追錄之可想其
徬徨無已之意龔安節先生畫像記篤論也若鄧
文潔唐子畏容城屠者浙人呂光午吳城葛將軍
崑山龔恭軍仙骨俠腸俱天地間奇男子故侯王
松筠樊孝介自是千古人至司訓先生及署篆者
苟可登納靡不採摭元長之用心何如哉樊香齋
一傳近真司馬遷

第七冊

此為第七冊皆前輩舊德同心老友可仰可則可敬可愛者元長泚筆志之諸公俱開生面而孫懷角吳心田伊古峯小橫山老人不衫不履陸地神仙元長又以戲墨留之妙哉

第八冊

此為第八冊皆貞烈節孝持世維風者有味乎王又新先生之傳此女也若諸夫人老壽安康具徵福德至三姐之奇特蘭香之動潔吾見亦罕矣異

哉兔孫元長表微

第九冊

此為第九冊眉公季思白民子魚子柔諸先生可
為天之逸民今之古人矣朱武之周昌東邵仲書
周茂仍濫村吾友非隱者而能若是乎他俊士畸
人一經元長藻績靡不氣韻生動王孟夙曾丞吾
郡亦獲望見顏色周自淑自強獨行士也張大夫
四十小傳奇人奇文交含互映述王淑士父子兄
弟之樂令人神往元長與王孺和最厚其誌文特

痛絕要孺和之所遭亦苦矣君子聞而悲之

第十冊

此為第十冊元長往還朋輩文人奇士淡宕清綺各有其致而鄒公履以貴公子能文好客得裊最酷李超無不足齒矣元長併著之

第十一冊

此為第十一冊名醫繪事歌喉刻手好筆良劍以至鄭塑時壺或急需或不可無亦不必無且其中大有人在元長於此處不亢若夫驚采絕艷胡帝

胡天稟受既殊矜昧自異元長風流玄賞是以媿
媿也而緇流黃冠拔十得一元長所取吾其舍諸

第十二冊

此為第十二冊皆文事曰史曰文曰詩曰雜或書
或畫或古帖或宋刻而終之以舉業元長於古最
服膺蘓長公於今則李于鱗李禿翁湯臨川而徐
五湖善譎夏惟訥鈔書何上舍藏書一經點出共
人斯在至練水諸公讀書作文為三吳冠元長未
嘗不虛心推讓也舉業一宗歸太僕父子鄧文潔

馮吳區顧升伯黃貞父張賓王張宗曉俱携天氣
元長論次諸公而虛其左方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第十三冊

此為第十三冊元長真能以神情意趣領畧諸境
故寒暑雨暘一入其手輒種種發現而日之新麗
月移世界尤不經人適而洗碧落作青錦冪霜花
擁簇與綾片無異造語獨工品泉試茗乃其勝場
又曰生平無酒才而善解酒理能以舌為權衡也
殆左之右之矣摘櫻桃之最者謂光明浮豈令人

不忍下咽元長真知味者一切花木待古栢如老
友謂桂吐一粟則香一樹則醅梅開一萼則清而
芬一樹則更清蓋桂近而梅遠桂觸而梅間也斯
言攝入最微月蘭為文王孔子屈原之徒不可得
而親踈蕙與蘭等是國香政堪伯仲可謂公論謂
南中饒花卉品幾以百數水仙花無上矣而趙瞻
雲之燈孫靜原之扇賞識有加所謂體物而不可
遺也

晏子柔集

向於友人處見新刻元白長慶集有婁子柔二
心最愛之後視漕南方嘉定令以書籍上中有四
先生集子柔其一也元白二序首列集內甚極所
好置之行篋時時繙閱園居多暇遂從而鈔之亦
止錄其評隲藝文者他項不及詮也

徐氏筆精徐勣與公

徐氏筆精乃同年友毛脩之從南都寄來者暇日
鈔為一冊徐君信名士搜微索隱亦雅亦博獨修
之遂作古人矣修之腹笥甚富文采斐然屢上春

官不第終於南比部其人玉潤春溫可念也

露書姚旅園客

此亦遊士中之讀書解事者于鱗謂元美俊語大
堪捧腹吾於露書亦云

徐文長三集

文長既沒而文章始表見於世則石簀石公兩先
生力也向微兩先生而世不復知有文長矣兩先
生有功於文長甚大有功于文苑尤大顧兩先生
稱文長止以詩而文長在野畧余初與文長遇亦

以詩久乃習其文津津不能已也幾欲盡罷諸家
而獨尊徐氏酸醜冷暖固有不得喻諸人者俱聞
陳元凱先生讀徐渭集而爽然令元凱謂渭文構
意造語真得太史昌黎之法自歐蘇外鮮有窺其
際者謂明一人可也又謂讀渭文惟恐其盡惟恐
其不多嗟呼文長何以得此於元凱哉元凱題目
文長其功不在陶袁下余既鈔文長集因摘而次
之卷首

文長目空一世乃最服湯若士王欲為之執鞭湯

貽文長一絕句落落耳至寄余瑤圃云徐天池後
必零落門下絃歌清暇倘一問之林下人閒心及
此則義仍於文長未始不裴徊也

虞長孺曰元美于鱗文苑之南面王也文無二王
則元美獨矣余衣青衿揖王李於藩李長鬚而修
下玉短鬚而豐下體貌無奇異而囊括無遺士所
不能包者兩人頗備之徐文長小銳之湯若士也
徐自詭江淹遺湯藻筆意欲包湯湯不應徵余牘
余亦不應囊空無士而晚乃包瓠肥之袁中郎所

謂桓譚者矣。盧生曰：微牘不應果，何說耶？如文長者正當就而請正耳，豈有微而不應者哉？長孺過矣。乃中郎外有元凱，又有世灌囊，方充斥，何言空也。

陶石簣於文長集文取五詩，取八余茲鈔於陶所取五，取其四八，取其三人各有見，不能強同，要以供養文長一而已矣。

文長詩不今不古，實可孤行自堪，命代乃不能不沾沾於李長吉。夫長吉又沾沾何人耶？文長此處

未免通蔽相妨余故於文長詩凡涉長吉者即刪以文長自成文長初不待借材於長吉也至七言律最侈余僅存十一排律誇多競險余刪之殆盡王季重欲嚴文長以愛文長旨哉若夫文則無間然矣序記論策書疏墓誌碑狀每讀一義輒增一解恒欲起先生於九原而請問作文闕紐其他小東小啓翩翩有致至於四六特文章之一體文長實以此著名要文長真骨髓不在是余操此論自許知言恨無繇質諸元凱耳

文長別號天池又號青藤又號敎老又詭其名曰
田水月 畫扇齋載筆凡六別丁亥歲八月之杪
南村私淑

德水園集畧卷之八

德州盧世澐德水著 受教李源星來輯

趙其星仲裕

刻書序

訂讀古本大學

毛子晉刻十三經

劉隨州詩鈔

唐子西文錄

杜生傳

許繩齋批點李于鱗太華山記

許葺翁和陶詩

又題

宋布衣詩選

簡齋詩鈔 凡十條

馬無方詩稿

抱璞制義

東臯漫錄

陸墨濤制義

汪未央詩

寒山新詩

德社詩

徐元歎未刻稿

程魯詹嘯歌

燕遊稿

正夫還山春事

陳幼仲舟中吟

呂君俞醫書

清壑亭近詩

羅生堂近義

張母大節冊

鄉賢未議

素患難說

沈景倩秋草詩

巢山吟

嘯圃

胡嗣玄制義

君昧上人詩稿

扶鼎名臣錄

尊水園集畧卷之八

刻書序

訂讀古本大學

壬戌下第思乞一瓊了經生殘局遷延需次旅寓
多暇每袖百餘錢往鬻故書處購一二薄帙零簡
以佐酒杯偶無意間遇羅匡湖先生訂讀古本大
學急易之歸閉戶熟讀不知足蹈手舞洋洋乎忘
其身之落拓也迄於今十年矣歲讀之月日讀之
雨簾雪牖讀之如寤寐焉久而愈足先生自云聖

人復起吾言不易真決定語蓋此本乃戴記中原
物無容擬議獨一經先生竅乙畧點綴數語而血
脉精神轉丸掌上誠二千年来闢眼之書也危坐
以進齋戒以將爰就遺編翻為新本期與有志大
學者共讀焉先生讀法具在惟讀者加之意耳

毛子晉刻十三經

余生而有書癖見古集善本必齋戒以將之危坐
以進之鼓歌以舞之流畧摩挲不啻彙鼎猶記數
年前偶得陸放翁集及唐人選唐詩刻畫如繡心

開目明每及終卷必有跋語數行考核精簡文彩
風流署曰湖南毛晉意必深心讀書之士而遠在
湖湘者逢人遍問乃知家于吳會且工舉子業為
秀才中僑伶賡名鳳苞志在大科雕搜翰墨之林
通夢交魂推襟送抱其意念深矣蓋游于藝云會
余客潤州子晉携所刻十三經注疏相眎自謂乎
生精力盡于此書余取而觀之遠勝監本因謂子
晉曰唐人選唐中有御覽詩此獨不可做故事而
行之乎子晉爰命余作序余再三不敢出手又謂

子晉曰虞山一序觀止矣何為益多子晉亦不復相強然子晉雅意終不可負爰銓次數語以贈子晉併以畱別夫子晉博學能文章世知之矣亦知子晉之為人乎血氣方剛無聲色貨利之嗜以淺其天機凡博奕飲酒車馬衣服啖名任俠一切泊然僻處昆湖之濱讀書談道密爾自娛興之所至梨棗如雲莊嚴妙麗為先民塑像為作者傳神一堂之中一牀之上千秋萬古四海九州總萃焉子晉亦何與人間事人亦烏能名子晉之所以哉且

子晉行徑較世迥別即近者訪余使院一茶而行
已使人物色之則駕而遊焦山矣又物色之則駕
而昆湖矣天際鴻翔令人自遠嗟乎吾安得不敬
子晉乎吾安得不思子晉乎抑聞子晉好友有李
孟芳者畸人而志士也幸以吾言質之

劉隨州詩鈔

余年三十八始登第登第之前兩歲始稱詩其稱
詩也寔問法于敬仲敬仲教我誦讀子美案頭常
有子美一部晚又喜隨州云家有隨州刻本頗錯

雜無倫中亦有可芟者而高氏品彙所收之外又多
多有可登納者因於暇日細加詮次以類相從其
義則不佞竊取是為劉隨州詩鈔鈔成質諸敬仲
敬仲更為損益爰付鐵人公之同調仍命余識其
簡端夫隨州詩價久定詩家目為五言長城抑嘗
閱唐人中興間氣集有隨州詩九首謂長卿有吏
幹剛而犯上兩遭遷謫皆自取之詩體雖不新奇
甚能鍊飭大抵十首已上語意稍同思銳才窄也
止稱其得罪風霜苦全生天地仁謂傷而不怨足

以發揮風雅近覽鍾伯敬詩歸內選隨州詩五十
餘首其言曰中晚之異于初盛以其俊耳劉文房
猶從朴入然盛唐俊處皆朴中晚人朴處皆俊文
房氣有極厚者語有極真者真到極透快處便不
免妨其厚又曰漢魏詩至齊梁而衰衰在艷艷至
極妙而漢魏之詩始亾唐詩至中晚而衰衰在澹
澹至極妙而初盛之詩始亾不衰不亾不妙不衰
又曰艷之害詩易見澹之害詩難知嗚呼其持論
微矣余乃言曰隨州之詩之所以能行遠者以其

真也特其藏真于澹令人無跡可尋耳隨州之詩
之所以不厭真者以其澹也惟其澹處皆真所以
尋味不盡耳且世之賞隨州者徒以其近體已爾
而隨州五言古詩之妙世或未之知也不佞殆猶
其微矣其製五言也直舉胸懷無攜徑造不虛構
不貪多窮貌以寫真緣情以定式自開堂與畫掃
藩籬美哉詩乎誠蘇李之血胤而陶謝之好友也
不佞姑妄言之能破選體者方許談古詩能不為
五言者方能為五言蓋他人之拙拙在衿局隨州

之巧巧在認題一詩有一詩之題一題有一題之
詩此不得移而之彼焉彼不得竄而之此焉潔淨
精微確不可扳者隨州也本立而道生要具而體
會繇是溢為五言律溢為七言律再溢為五言排
律為七言古詩為五七言絕句香秀紆柔高寒蒼
翠等閒一語使人竟日徘徊甚矣隨州之厚也惟
厚如隨州始能為澹惟澹如隨州始可以澹如雪
如石如空中無色雲翔霞綯和天倪而無行地豈
復容人擬議耶是最養詩者澹也澹何負于詩哉

吾師乎吾師乎詩可以興可以觀規矩方員之至
不佞既已遜心此道有枕藉隨州生死工部而已
會刻成敬仲寄至乃焚香酌酒開卷張冊高歌子
美語以賞之曰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載歌曰
意愜闌飛動篇終接混茫又歌曰一飯未曾留俗
客數篇今見古人詩

唐子西文錄

唐子西文錄乃其學者強幼安所記中間談藝說
詩推獻評唱曲曲挺挺透入穿出多有發人未發

不受書本牢籠者余讀而愛之粗為點定或猛著
一語緝止汗出遙呼唐先生肯否遂付梨人脩杜
亭書刻一種嗟乎余于此道既有土炭之嗜而其
若酸鹹與世間迥異無揣刻畫強令人觀面孔離
竒絕同怪物然虛心平氣默考旁求有一得焉必
思獻之古人告諸朋友斯所為風雨鷄鳴而不容
自己者也

杜生傳

杜生事初見於沈存中夢溪筆談後修宋史者遂

括入隱逸傳世稍稍知有杜五卽矣嘉靖間鄭端
簡公復彙搜博採特為作傳較諸筆談尤覺詳備
夫端簡公具良史才論著一本之大道其津津述
杜生也殆有當乎杜生也余平生欣慕杜五卽甚
每閱存中筆談至杜生一則輒迴環再四嗣讀端
簡公年譜一遇杜生傳欲歌欲舞欲罷不能因鈔
繕付梓定為單本靜對沈研不啻嚴師畏友昔賢
云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余名利根深
淘汰無術庶常玩斯傳以杜代元期日損日減云

爾

許繩齋批點李于鱗太華山記

弇州有言世能名于鱗莫能名于鱗所以今觀許
葦翁評唱蓋確乎能名于鱗之所以矣竊聞許先
生傾服李先生甚至當鄉舉時即具酒脯披荆榛
一拜李先生之墓後又求得于鱗小像藏於家祔
歲時必展祭因賦滄溟篇以志尚友其於滄溟集
殆已熟復矣顧點綴寥寥獨於太華山記為加品
隲此乃舉一見百示後人以讀法耳翁之用意固

甚遠也世灌生平無寸長特好為古人開生面又
而先生前後合符尤屬同鄉盛事遂命門人謝生
白按葺翁墨蹟臨出付梓一以見李先生之文章
一以見許先生之手眼併與信而好古者共焉

許葺翁和陶詩

堂邑蓋有許繩齋先生晚更號葺翁云世灌憶通
籍時先生推徐思曠之雅特以尺牘相聞後進小
生謬獲此於大人長者為之喟然三歎曰所求朋
友先施未能而况素昧生平名位懸絕者乎許先

生其博大真人哉爰奏小箋欣然就正乃先生冲
謙甚與余講均禮凡一再奉劄教淵乎有味其言
之也余益企慕不能已因請其雜著五七種又於
掌記處覓得十餘種沉吟潛玩皆明體適用有補
於身心風教非苟而已者每欲彙粹排續脩先生
集料而力苦不足茲於古詩草中錄出和陶飲酒
二十首敬勒縑雲以志高山之仰嗟乎先生能文
而不以文名能詩而不以詩名能書而不以書名
性命經濟之間固自有遠者大者余區區以是志

景仰也真書生習氣也

又題

自有聲音以來陶詩遂成絕唱昭明選之序之傳之同時顏光祿誅之亦知其人矣而不知其詩也文通一擬可稱形似蘇州再擬庶乎具體東坡和之殆遍其評語又贈炙人口雖然亦形似也何大復直以古詩法亾於陶輕俊之士喜道之然遲大復二十年不死定悔其言千載來惟唐子西王元美頗知陶之微顧世罕有述其語者茲和陶飲酒

二十首乃東郡許葺翁壯歲時作翁自云終篇無
一語相類美哉非達人大觀誰肯下此虛心語然
字字從胸襟流出全無一毫顧盼人亦有言善學
柳下惠莫如魯男子以翁人品論之陶而陶者也
以翁詩品論之不陶而陶者也余欣慕翁甚為刻
此詩於園居既已發其端又臆列之如此

宋布衣詩選

近代布衣詩之有品者如徐天池陳白雲各有不
可磨滅處而宋海翁優柔爾雅獨從李唐淹貫而

出得詩人之遺意顧翁胸中溪壑甚高傲睨一世
每慨今人無詩當其時有難之者謂海翁但工五
律寂寥短章耳其如才力之易詘何翁曰吾幸以
才力之詘故得沉思苦吟審于性情之正以求歸
於溫厚和平彼倚馬千言揮霍詞林者方傷於所
恃能無窮大而失其居乎蓋翁之持論若此則其
所自得者深矣頃過新河得原本於其族人家詩
凡三百五十餘首余博選之止留九十九首皆與
古人爭勝毫釐斷斷乎其可傳者也因付劄氏竦

留心風雅者采焉

簡齋詩鈔

凡十條

簡齋劉先生固天縱之稱詩蓋自早歲己能高唱
加以十年讀書十年養氣齒逾不惑名與詩乃俱
成是為萬曆丙辰先生存詩於是乎始從前所作
盡棄不留甚矣先生之能割愛也丙辰以來富有
日新每變益上至于今而先生六十餘矣深造自
得有無俱遺吐片語如陳大玉置一字若繪宗彝
所謂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也世准謹綸貫評

唱而公諸海內名曰簡齋詩鈔

先生詩流傳已久世咸膾炙其近體不減賓客隨
州自明邇唐三劉鼎立要先生根抵波瀾尤在古
風本諸性靈建以骨髓一切色澤步驟若網在綱
有條不紊詩中之天地得此始覺清寧而後日月
燦光雲霞幻彩山澤通氣草木怒生庖丁解牛文
同寫竹均于此中妙得關捩先生既已觀古人之
象逐爾挾詩人之鑿動刀甚微潑墨更老經營慘
淡和以天倪軍霍此其一也其二百篇之孝

子十九首之良臣也嗟乎古詩一道世俱視如瓦
棺土篆即有作者備數而已其最難能手僅馳騁
於七言而止一至五言便如泥塑木雕伴死假活
依樣葫蘆全無生趣或小點大癡跳匿諸理夫既
已陷身學究烏足言詩哉五言古之困人如此獨
先生此際寬然有餘別具爐錘自出手眼掀翻間
架只說家常氣骨蒼森遠追漢魏玄扃一開不從
門入意之所投在在霧應大而洞庭鈞天小而竹
枝楊柳高山鼓瑟沉思忽徃木葉盡晚石氣自青

古體如是今體如是長句如是短句如是徘徊婉轉自成文章淡寫空描花明玉淨世能名先生而莫能名先生之所以先生於是絕世獨立人人自遠然從此詩家知有本末源流祖宗孫子是先生繼往開來有功於藝林甚大也學者必從此等處理會先生斯足見先生之純識先生之大至祝至祝

國初有高季迪太史其人詩人也曾得其缶鳴集讀之各體俱工一手而擅衆妙淵源甚遠蘊藉更

魏正觀之風流清澗雜以江左初唐之致最堪諷
讀再三入其玄中冲淡簡遠安穩妥帖蓋真能為
常蘇州柳柳州者忽而光恠百出凌亂縱橫老氣
橫秋秋吹獸眺又有青蓮有少陵有昌黎兼有昌
谷有本者如是是之謂卓爾不群是之謂蹶得其
正竊意我明詩道應以青丘為大宗越二百六十
餘年而有簡翁覺季迪鐘鼓一新音徽如且司空
太史易地皆然每見說明詩者斷自北地始已而
之濟南焉已而之太倉焉已而之公安焉已而之

景陵焉攘臂而仍不遺餘力惜哉其未嘗借之大
道也蓋知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使捐去
我見善與人同虛心平氣靜坐細論饜飶優游自
尋原始非季迪吾誰與歸袁海嬰具體而微馬仲
良未見其止若簡翁可謂兼之矣

譬之奕然他人皆凡著先生則仙著也他人皆人
著先生則天著也先生原不欲多上人而人自非
敵手先生亦聽之可矣

先生詩有一種異香非沉水非迷迭若有若無不

煙不火或者太白所云默立天地間清風浩蕩
手然則讀先生詩者宜如何洗心澹慮通徹鼻孔
以導迎香氣又當作何香供以俎豆先生

先生詩一味平實簡當無他謬巧

先生詩源於雅而劑以風歛襟馭謠隱然有恤民
之心其肯遠其詞文可以勒銘可以入告可以作
史可以翼經然體莊氣和思苦韻潤一日三復具
有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揚柳依依雨雪霏霏之意
古云詩者持也最得詩人遺意讀先生詩者試尋

真乃目身身 三卷云
味一持字而密叅之

先生舉止謦欬無往非詩清空瀟灑一絲不挂在
在令人恍然余間請於先生曰繪事後素先生詩
萬頃煙雲盪胸溢目然是已著色者惟先生之人
則先生之詩之粉本之生綃又方解衣盤礴筆間
硯淨時也人也詩也合而言之道也先生厲聲曰

盧子饒舌

先生腸最熱而面若冷言不多而意獨 凡朋友
相見帶有油花氣者必正容以悟之令其純灰滌

淨而後痛下鍼劑從容密晤愾然曰必作如是觀
始可以為朋友否則悠悠行路予又何譏焉每當
長筵廣席客有談性命談經濟談意氣談文章議
論蠶起予聖自雄先生都不相關最後出片語則
人人自失余因思先生之所不可及者固有多方
一言以蔽之曰遠人品遠則無依傍詩品遠則不
粘搭陶詩之所以隻千古無兩者只一遠耳要柴
桑之詩亦柴桑之人為之也全帙陶詩止完陶公
一幅行樂余鈔杜發凡亦首及此孟子曰誦其詩

不知其人可乎所望讀先生詩者設身處地如親見先生庶一部簡齋詩鈔始有著落苟留心斯道者據吾說而穆然以思之齋戒以將之再取其詩熟讀而詳味之此即是親見先生若猶未也既爾竟日周旋何曾夢見試觀今之趨謁先生約履者夫豈少哉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弗克踈聖願我同志共勉焉

馬王方詩稿

詩可以興可以觀事父事君其道甚大百物不廢

或者以雜心嘗之為戲為恃為應酬為排遣而詩
亡矣獨有一馬无方寢食歌哭於斯舉天地之大
萬物之衆不以易其蟬翼余初見而怪之既而奇
之至於今始跪石而吟矣无方多材人也身兼數
器謝而不有向曾讀其舉子業冰清乳秘世外佳
人无方殊不沾沾而寢食歌哭獨歸命於詩詩耶
无方耶殆天作之合馬上而三百下逮十九放臣
之騷太子之選沈鬱頓挫如甫譎冶幽凉如賀茲
數十公者宛若與无方分題聯句把手而遊无方

亦推衿送抱望古遙集招在昔之魂寫中心之願
凡山川草木風雨寒暑龍蛇虎豹霹靂戰鬪天吳
紫鳳出沒變幻或登高送遠獨坐彈琴古月新鶯
雲痕花影以至綠鬢白足絕塞空閨秋墳鬼唱可
愕可娛可憐可詫之類无方悉囊於詩而和之以
天倪夙饒勝具布襪青鞋興來獨往當今之世而
純於詩者則无方一人而已故余掣无方全集而
蔽以一言曰至誠無息无方之金石琴瑟乃聲滿
天地矣嗟嗟此興觀之旨而忠孝之根也无方貞

骨天生與朋友交吐出心肝身不逾中人眼光映
徹一坐卓如其炳如廓如奧如襜如夫人不言言
必有中詩之精氣神髓蓋權輿于此余敬其人甚
故譯其詩不覺獨深古之君子樂道人之善而不
為諂余亦行古之道也夫

抱璞制義

先正蔡子亦有言為文章如對芳草達其生意各
形自性不相比倫勿以高格諸文橫置胸臆務在
模擬世間真文繇此闢其堂奧矣嗟乎制義之日

譎也豈非好高之過哉高未必盡無當於制義然以救庸熟淹腐之病則已耳使撥之古昔聖賢婉潤和平之旨恐高無庸也高心一熾侈態彌啓日輦其諸子百家以列肆於方幅之內不籠蓋人上不已長舌為斧斲破瑚璉君子有憂之何憂乎憂制義之體日利而古昔聖賢婉潤和平之旨漸淪榛莽耳蓋制義者潔淨精微之物也片意出入即雜寸步欹側即亂一語青黃即非面孔研之以遜志鏡之以澄神宣之以弱毫所與周旋者盡三代

間人時依其聲歎悉其苦廿千轉萬變而一
於八股斯亦天下之極難矣而二三高才生
其易者為勝場橫空盤硬傾筐填廓變眩百怪
之者驚為風雨鬼神至于倫脊廉肉先輩最苦
處反夷然不屑此制義之所以日高而日粗也
乃不惟日粗抑且日偽何也四子五經各有本
然之語氣本然者誠也作者不務敷腸瀝髓
歛履正襟以視聽其微而第沈洋漫漶剝古
人玄言大句自許為性命經濟之雄試自捫
本心亦有影響而不

盡信者乎此無他好高為之累也世間可以無高
文決不可無真文文理一蕪遂令橘枳荃茅藝圃
為之不芳故術不可不慎也間與吾宗弟抱璞一
罇細論透厥闕紐抱璞之言曰文生於情情極於
法凡法中波瀾之老結撰之密送往迎來之流盼
有一非情者乎則舍法而談文者皆無情之辭也
吾聞抱璞言而肯之至再因盡發其藏藁讀之一
經一緯藹然有先民之思從容短篋獨坐彈琴乃
知抱璞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文矣抱璞孝友豈弟

骨殺而神恬有本者如是故其文出之最晚以俟
降心此道者自會焉嗟乎此道今人棄如土矣

東臯漫錄

毓奇楊先生至人也年近八旬擁書萬卷談鋒蔚
起意氣如雲東臯有別業在焉先生徜徉吟嘯其
閒所撰著俱係經世大書不屑雕虫小技近復取
史記囊舉而獄究之毛疵必呵大惑立解從有史
記以來無此一番抨擊先生豈求多於史公哉夫
史公以曠代逸才千金俠骨起例發凡隻立今古

要其逗漏亦不少矣相沿日久方當誤後生楊先生奮起而操是正之權脫稿成書書成首出以示小子小子受而卒業拜手颺言曰世之推崇史公者於史公未必無當要皆順風之呼耳楊先生獨動色相戒愛史公以德語最苦意最厚若先生者乃史公真忠臣耳嗟呼非具千古之膽識不能成史記非具千古之膽識不能駁史記著書有手書書有眼先生清襟雅度深造虛懷接今人甚節而待古人甚辣小子所以願為執鞭追隨而不能舍

也

陸墨濤制義

天地之大寤在夏萬曆癸未文章大寤之候也窮
工極變遂有庚戌過此以往亦少靡矣留心斯道
者間嘗共為補救然一番補救一番枝節用經典
而不用經典之精微法先民而不得先民之宗趣
運腕落紙若有物焉以梗之者然此非文章之過
也蓋人有餘而天不足也所謂天者靈氣恍惚自
經自緯不大聲以色即沉博絕麗驚彩橫流要之

未始出吾宗此豈夫人所能為哉天之道也天寔
生才不易亦生才不盡於是浙河之澳地曰當湖
而我陸墨濤先生起焉先生一塵不染望之若天
際青霞舉止謦欬無非仙韻司李吾郡淑問如臯
陶公餘掃地焚香而坐惟一卷冰雪文悠然密娛
不佞間從副墨之子獲卒業焉不覺精神頓生聰
明自淨香生九竅美動七情舉二十年来心手口
所擬議揣摩而格格未合者一旦豁然懷抱如洗
始知天下自有真文章文章自有真神奇九天之

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癸未庚戌於斯為盛直從
後天而返之先天殆能為時而善轉世者也乃先
生之文則又有異焉者矣以為峭拔耶而冲韻靜
生行墨間絕去刀尺原未嘗稍動性火以為古艷
耶而真氣環流八股中自成三代又何曾乞靈前
人蓋不屑絕跡而自無行地豈非天哉天則不言
而信使民無訟悟之以文章足矣陸先生吾無間
然矣

汪未央詩

未央年七十餘矣攻詩四十載矣烹煉刮磨水窮
天杪手自揀定所存止此則未央詩雖欲不傳烏
可得哉余乃取而刻之公諸同好憶嚮過清源特
請未央舟中一會沉鬱澹雅終坐無一長語余服
其有辣味無酸氣蓋未央自少至老一以讀書為
事博物洽聞饒有撰述出其餘力以作詩人深造
自得毫不露詞流色相又晚景蕭聊所遭多不可
意而神恬氣勁逾老逾道未央固天下奇男子而
妙於斲輪者也觀未央詩者幸以吾言求之

寒山新詩

吾友陳寒山詩與古文詞海內流傳久矣斯其近日所作詩詩九二種一分較關中得詩若干一監紀海上得詩若干蓋寒山寢食於詩隨地踴出波瀾橫生故作師之日而詩出焉慘淡經營歎竒絕精之至也及視師之日而詩又出焉千軍萬馬無人聲靜之至也寒山寒山詩至此乎為之執鞭為之下拜因點次批評雕成板本傳之通邑大都與朋友共

德社詩

余生二十八年而始與秋賦帖括稍閒退而學詩
特請詩訣於李恭雲先生辱先生不鄙而惠以南
鍼有一語一言我則未惟迄今十三年矣每際風
雨鷄鳴之夕芙蓉湛露之晨徐行翔佯鼻間栩栩
如也今年結夏徃復教詩因獲覲社中諸君子新
稿沉吟久之作而嘆曰起予者諸君子也可與言
詩也已矣我聞在昔鍾嶸有語詩可以群可以怨
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余生平無他嗜

好亦無他快意事而飲食衣被歌舞低徊不知老
之得至者此物此志耳故誦諸君子社稷不覺喜
談而樂道焉

徐元歎未刻稿

同年友凌茗柯亟稱徐元歎文行為江南第一余
心識之已會李寶弓又稱賞不置余益向往之乃
元歎不遠千里扁舟相訪茶酒內出未刻詩一帙
邀余叙之余於此事荒矣其何以叙元歎而特有
味乎元歎之人也元歎純孝潔白修身事母一住

審盡溪十年非其力不食非其友不交動靜起居
晝夜晴雨一寄之於詩不得髓不已不驚人不休
可謂登峯造極絕類超群者矣元歎於是和之以
天倪不即不離落落穆穆余從旁睨曰此元歎之
詩品抑元歎之人品也比與元歎深談元歎殊不
沾滯如風吹水遠然而已一至存亡友誼生死交
情鬱勃之氣猶見於眉間鼻上羞身自失職而志
不平者元歎殆將隱而未遽隱聊與世相狎而決
不為世所摸索元歎蓋天際真人所謂詩有生氣

須人捉着不爾便飛去者也茗柯寶弓聞之亦以
盧子為知言

程魯詹嘯歌

程子魯詹與余稱石交者垂五十年今往矣每思
其丰容笑語輒泣下霑襟有子工部君善繼父志
發篋陳書得魯詹所手寫易詩批點左史莊騷及
一切經世大書什襲藏之傳示孫子又搜其遺稿
甚富乃屬余詳定余淚洒行間累欵不能卒業聊
撮其十一付梓憶與魯詹酒杯流行無所不談獨

不談詩或余先一開口魯齋默然及讀魯齋詩則俯首至地曰兄天授非人力也魯齋一笑而已夫魯齋之淡遠若此宜其意氣道上詩境之變化而渺冥也嗟乎余與魯齋定交五十年知其為至性人知其為留心世道人粗知其為詩人竟不知其為真讀書人甚矣魯齋之深而余之淺也余長魯齋一歲衰白支離尚留其老駭於世聲聞過情畧不知恥所作小詩僅能完篇都無神境回視魯齋淡遠渺冥相去殆將千里今而後惟追賞徬徨庶

讀嘯歌爾矣

燕遊稿

刻詩只以白本為雅凡加圈點批評皆是近世惡習古無是也程正夫燕遊稿皆手自揀定世無孔子誰敢刪之余繙閱既周謹貢一言如賜扇石鼓首善書院報國寺松望嶽赤氣客至鼠洞宣銅鑪書笥中見舊義諸作皆有絕大關係絕精竅會真與古人爭勝毫釐今之稱詩者槩乎其未有聞也其他獻酬衆心諸什俱盡一身之力而送之不肯

一句苟且正夫云回燈簡舊有似前生事嗟乎此
詩人之義也今將元本付梓又作得數語非序非
跋不阡不陌自笑狂夫老更狂也

盧子閱古人詩將遍恍然有悟於墨氣所謂墨氣
者即在文章之內顧據文章以求墨氣而墨氣轉
隔何也人固有不煩繩削而自合亦有規規求合
反失之者有天存焉人豈得而強哉此墨氣之說
也嘗觀李白杜甫居然冰炭而墨氣隱隱相關近
世有舉陶帝而合之者直是皮相畢竟靈運通淵

明之墨氣耳少陵合陶謝合庾鮑合揚王盧駱其
於古人同異即離之間妙有會通繇知其墨氣故
也李北海有言學我者拙侶我者死茲論出而墨
氣始通天徹地矣余於唐人中最愛張謂乃纔欲
上口輒思吐却恐未領其微祇得其率渠一點墨
氣已隔去萬重余所以愛張謂而不敢讀張謂也
獨吾友程正夫藹然有王孟柳常風流余喜誦之
以為藥石生我夫二水同器有不相入而高山深
澤氣固相通此必有其合者矣故如吾正夫者始

可談墨氣也

正夫還山春事

吾友程正夫工部既得請歸卧先廬門庭蕭寂俯
仰自得抽繹吟懷成還山春事七言律詩三十首
還山著其志春事著其時與蹟作者意味具在詩
中無煩陳說乃吾於正夫獨自有感也正夫年甫
及強分其才具足了十人方為時亦求遽長揖而
歸無絲毫拖帶舉胸懷本趣盡託之竹素則還山
春事豈尋常吟咏所得而彷彿哉昔者竊聞之詩

莫難工於近體近體莫難於七言正夫一題至三十首語語當家合拍此輞川之上客花溪之好友也余生平於五言律不敢以千里畏人纔至七言則自惜袖短納手知寒豈非天之降才爾殊乎雖不能至心嚮徃之始則跌宕於濟南後則折節於雲社今乃傾倒於正夫以正夫詩誠有當於吾心吾誠有味乎其言之也夫有詩如此有友如此吾亦可以樂而忘死矣

陳幼仲舟中吟

向讀幼仲詩芊綿斐亶纒纒如也茲於正夫處得
舟中稿讀之豁目洞心一展卷而真氣達於戶牖
披然曰幼仲移矣數年來感慨悲辛沉鬱頓挫一
番剝換一番超脫天清木響水落石出讀書養氣
之力固已透於手腕發於紙墨舟行其寄焉者也
要是行江上之助所得亦復不少渡河浮淮問津
揚子放於池陽水波蕩瀟孤帆蒼莽舉所閱歷山
河風景有足感動人者在他人或歎惻不能自持
少知理詠者亦一喟一闕而止幼仲獨長吟高唱

盈几滿篋余從行墨間陰察其天法雖在舟中無
異霞表執筆伸紙直欲追配古人太白躋鴈落子
美登吹臺與幼仲一葉扁舟易地則皆然耳幼仲
此行往返七千里徂春涉夏皆在炎蒸雷雨而中而
詩乃有風霜高潔蕭蕭肅肅之致此其故微矣微
矣在昔命代詩人有早得令譽流靡自妍後一涉
塞垣骨氣頓異則舟中亦幼仲之塞垣也夫里社
同人故有二仲一則幼仲一為趙仲啓併正夫與
病夫而四每聚首時人客稠繁觥籌交錯無暇商

卷八
畧及此學之不講實軫於懷安得一片巾地盡畫
極夜我四人細論之

呂君俞醫書

萬曆癸丑君俞與余讀書南河之古村余性嗜
酒微喜供具君俞泊如也若碗蔬盤愧於芻豢或
時川月生明樹抄雲綺余輒汎數十觥船君俞為
之浩浩焉落落焉徹五夜不厭吾兩人相得甚歡
攻本業無間風雨山窮壑闕余俛得一巔頂之言
沾沾自喜旁若無人君俞則肌析理分藥指獄究

必期絲絲入扣而後已吾兩人之於此道苦矣樂矣昏復昏且復且也會乙卯之役余先君俞鳴君俞擊節動容若身自得之再閱乙丑君俞賀余成進士而君俞猶夫君俞余益就君俞談藝跪石而吟投弓而泣不啻癸丑南河時乃君俞所業目上微妙玄通深不可測間以其餘力治炎黃岐雷之書一再交輒入其玄中即彼法中老師宗工渺不能摩君俞之壘余大竒焉亟語二三兄弟曰不意吾黨兼得一龐安常初和甫天實生才不盡余於

君俞重有感也茲刻特舉一隅其苗脉闕紐詳君
俞自叙抑余於君俞是刻更識仁人之用心還以
驗君俞之學矣

清壑亭近詩

余性好詩苦不能深入惟不能入遂不能出徘徊
胸臆者良久間一覓紙庸熟拘陋自亦嫌之然中
心所好遇古今人有一言之幾乎道者尋味沉吟
如獲拱璧蓋其性理然也初讀無謀沈子之詩於
粲甫周子所余心醉焉因請無謀之廬一當主客

既其人與詩合遂成莫逆嗣而每有結撰必以相
觀無謀文成數千力不任繕梓余乃備槩甫請其
庚辛兩歲所賦詩授諸黎人是為清壑亭近稿神
情氣象大約如子美秦州以往次山通州以來蒼
森剴至細極豪茲要無謀初未肯將心源傍古人
也一出入直放直收成其為無謀而已猶記無
謀數年前曾聚三月糧發興孤遊自中州曆吳會
布襪青鞋登山臨水有一詩人焉必訪之有一好
詩焉必誦之道里往返半萬舟中驢上慘淡經營

歸而出一卷冰雪文以示盧子鼻間栩栩如也更
服無謀志大心虛動學好問非暖暖姝姝悅一先
生之言者此無謀之詩之所繇成也雖然無謀苦
矣無謀自遭大變後家益窘身益單意緒益約結
顧讀書益專而詩益老益細呻吟涕淚筆墨淋漓
閉戶獨謠聲滿天地以性情為悲喜以悲喜為文
章如笋出土如土委地紆餘為妍深閱而肆余讀
清壑亭近稿覺平生庸熟拘陋之習為一洗殆世
固不乏深廣高明之士其讀無謀詩而欣然有金

可知也

羅生堂近義

無謀沈子居九河之間而聲名動大江南北凡結
撰同心之侶靡不攝衽周旋虛左以俟而沈子益
發舒自得縱橫前史逍遙百代摘為古文辭奧折
鬱竒極似李滄溟先生至有韻之言洋洋洒洒不
肯作人世一襍積語而制舉義尤屬深造登歌揖
讓穆然有先民之思茲稍裒十一登梓以代繕寫
余粗為評點通彼此之懷沈子且北征矣懸諸國

門共相欣賞精氣且天自有尋光而踴躍者余之言曷敢溢也

張母大節冊

張子穎禾之以丙午起也年最少第最高聊攝姑
尤聞人人口穎禾之制義乃遲回廿年始與余同
成進士盍簪之日一見如故客中時相過從尊酒
論文甚樂也一日張子衣冠來貌悴而神傷纒一
發以聲淚俱下因哽咽不能語懷中探一摺紙余
其母夫人死節之錄起余讀而愴然以悲更肅

然以敬若夫人者殆所謂從容就義者乎何言乎
從容也蓋當夫子長逝母已辦一必殉之志矣顧
使荒忽迫痛之中竟造次而死一身已矣如孤兒
何又如夫子何母之心用是益苦母之操用是益
烈直至就義之日手携孤兒昇付其妣而毅然從
夫子於九京也回眴夫子捐館之日甫九閱月竊
思當此數月間蓋無日不與夫子之魂相求索又
無日不與孤兒為無言之告語也若曰天乎張氏
萬年之祀止馮此一尺之孤耳吾不盡所以迪孤

見之道吾不敢遽見夫子也且吾所為者極難令
孤兒異日知吾苦心則雖欲不焯掌刺股不可得
已託如數語滴滴是血援祖考以臨之叩鬼神以
相之即至今日顛禾致身青雲紹大先君子之令
緒孰非母不朽之心所默貫也蓋當脫手屬如之
時已念及今日矣夫人之所以慮孺子者何其用
而其所以報夫子者何其厚哉極貞極烈而出之
以極定極閑即詩書所稱何以加諸余故抽言
以俟觀風者采焉

鄉賢未議

泰雲李先生古之振奇人也留心世務則賈誼
贄殫精本業則薛應旂歸有光為詩古文詞則李
白韓愈四六直逼徐庾其所深嗜而有得者則左
氏莊周司馬通鑑他如素難壬遁諸書下及山經
地志稗官虞初種樹藝花靡不精曉而內行淳備
孝友過人千金可揮一介不取人有小善則稱揚
不遺口過人惡則百計彌縫之不使露蓋天性忠
厚如此而冰心鐵骨壁立萬仞則先生之自喻諸

內而不以告人者也。通者學憲鍾公聽與人之誦
特俎豆先生於賢人之間。即兒童走卒莫不稱快。
余謂先生何必以鄉賢重正鄉賢藉重生耳。識
者以為知言。余小子為諸生時即蒙先生賞識。及
舉孝廉復蒙先生納之同社。余素父執視先生而
先生顧納為小友。余逡巡不敢以鴈行進。余素不
知詩。先生導之為詩。復示以詩訣。酒酣先生朗唱
曰：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余感佩至
矣。茲復與長公星來進士相視。莫逆因為末議數

行質諸九原聊代瓣香云爾

素患難說

素患難說乃吾友池陽別駕孺萊金先生所著盧
子受而讀之不覺三嘆蓋哀民生之多艱身世之
不易志士勞人脩嘗險阻倦而獲濟也嗟咨乎孺
萊一以窶男子領妻女問茫茫不可知之前路其
艱危較少陵入蜀不啻倍蓰而卒克有濟豈非天
哉盧子曰固也孺萊之所好者道而天在其中矣
吾聞之道根於性植於學淵源於孝友堅凝恬靜

任一切驟雨飄風驚波駭浪變現吾前一若寒暑
晝夜之不易其常而未始出吾宗此詎有他謬巧
哉理應如是勢應如是法應如是吾即如是以付
之所謂素位而行也方孺菜凌遽圖南且朝且夕
且水且陸能遂料即次無虞是不謂之天不可然
孺菜之所好者道也孺菜為丹翁方伯主器視無
形聽無聲趨庭造膝之餘師資多矣行年四十仍
一孺子方伯公捐館舍孺菜始究家政顧手不名
一錢日偕其配陳安人操作拮据以全力注之第

若妹若曰此先大夫之志也吾夫婦不敢不繼不敢不勉倘異日藉手以見先大夫吾夫婦無愧矣嗟乎今人不見古人久矣不謂當吾世而一覲孺萊古人去人何必相遠雖然此亦非希濶高遠之事也在他人或若前若却而孺萊直饑食渴飲貼席甘寢而已何者道在故也道之精以治身其緒餘以應世可以履患難即可以徵事功孺萊判池陽甫半載士夫信之黎民懷之諸大夫競欲以孺萊代太守會孺萊意有所不憚決策歸田掉頭不

顧自號性拙散人叅禪出世嗟乎是亦道也嚮令
孺菜稍一低回希世度務浸假而方岳而中丞所
就事業定當駿偉即曩者池之輿人舟子今經過
安德猶叩孺菜之廬問奮使君無恙則孺菜宜民
宜人見一班矣書不云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
政孺菜身有之而身施之矣故率孺菜之道不獨
素患難即功名可立致也而孺菜故舍彼取此與
安人階隱田間日依方伯公松楸儼如初沒本立
道生和平神聽過此以往長無舊害昔之素患難

皆安樂法矣抑余又有感焉東坡與李端叔云端
叔一生坎軻牢落正賴魚軒賢德委曲相順適以
忘百憂此豈細事不爾人生豈復有佳味孺菜與
安人同心志同孝養同辛苦蓋身能行道又有道
侶儒仲賢妻伯鸞嘉耦今遂成鼎足事之盛而可
傳者此是也余故熟讀來說而喜贊一辭

沈景倩秋草詩

景倩為詞場老宿今往矣何枚余詩藁甚多俱隨
手零落偶於故紙堆中得秋草詩廿四首恍與故

人相見為流涕而識之曰卿長者李于鱗有言七
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抑唐人有
言沈三兄詩直須還他第一三兄蓋指佺期也盧
家少婦一省遂為七律開天景倩與佺期同姓越
千餘年髣髴繩其祖武即體氣高妙或遜王李而
烹煉刻畫駸駸欲度鱗駒矣刻而傳之與說詩者
賞焉

巢山吟

或問巢山吟何如余曰試舉看或乃舉太白之

道難遠別離以相耦余曰是矣進之尚有境在又
取子美之前後出塞發同谷諸作以相耦余曰是
矣進之尚有境在又取鮑明遠庾子山之行路難
哀江南以相耦余曰是矣進之尚有境在又取陶
徵君謝康樂之飲酒擬古述祖德遊山水以相耦
余曰是矣進之尚有境在浸假及於漢魏青青河
畔草曰有其質矣明月照高樓曰有其情矣携手
上河梁曰有其婉矣孔雀東南飛曰有其變矣要
之巢山何所不有有李杜有庾鮑有陶謝有漢魏

而又自有其巢山試取數者以易巢山而巢山不
與易也無已其離騷乎每一顧而淹涕哀民生之
長動其抽緒已迥別矣而後乃今竒文鬱起驚彩
絕豔或朗麗以哀志或綺靡以傷情或瓌詭而思
巧或耀豔而深華斷如復斷亂如復亂而綿邈曲
折又未嘗斷未嘗亂也山川無極情理寔勞古今
有心人其結撰至思登峰造極若出一揆吾嘗側
弁而哦巢山矣每至箭栝通天針鋒入渺恍與露
均相遇於荒忽雲際乘回風載雲旗歷洞庭經湘

浦採白蘋折疏麻望美人思公子未嘗不逍遙容
與一唱而三歎也故離騷者巢山之分體巢山者
離騷之合局也創起於千載之前則為舊本巢山
奮起於千載之後則為新板離騷或者嗒然良久
曰命之矣

嘯圃

海翁作嘯圃傳奇成出以視盧子曰子其為我序
之盧子曰余不知曲其何以序嘯圃海翁曰正惟
子不知曲故邀子作序昔人有言不知文章者方

能窮文章之變子試汗漫言之余亦汗漫聽之其
必有相合者矣余遂言曰當萬曆中湯臨川以高
才逸韻獨步一世作四部傳奇絕空千古又有徐
天池者以短兵利刃橫空盤硬與湯先生對壘齊
鳴詞壇侈為盛事嗣後稍覺寂寥乃今而海翁挺
然特起不襲臨川天池一字一語磊磊落落自我
作古直欲起次榘於九原與之同堂合席而坐又
招青蓮作伴排調涕泪慷慨淋漓其樹績於詞林
甚偉其有功於古人志入鐵之梨棗必傳無疑乃

余因是而重有感於次楨之往事矣次楨一國子諸生而以竒文遭竒禍九死一生甫脫於獄而意氣昂截不少挫抑陸五臺張焜峽俱與之講均禮王弇州作憲大名遣書吏十人就其家抄賦稿目為明代第一手余嘗覽其蟻蠓集而讀之骯髒峻嶮之氣猶隱見於行墨間頤身後荒涼不復有片碣尺土誰知八十年後有我海翁為之重開生面也哉嗚呼此道令人棄如土矣

胡嗣玄制義

于從金陵解鞍長干塔院居適與嗣玄相連揚扈
古今甚樂也已索其制舉義讀之嗣玄以一冊相
眎字畫細如麻姑余埃鐘動人定篝燈對之伏讀
窮五夜篇終意愜因令板行之以廣其傳而為之
序序曰制義一事今天下懸為射侯有志之士慮
無不奔命於斯矣語其勢非聰明特達強有力者
不能登峯顧聰明特達強有力能為制義而未必
盡當於制義何也則以制義者潔淨精微之物也
其道于變萬化而審其歸真要於認題題者非主

司之所能命非士子之所能擬當學庸論孟脫稿
之時而全副八股已宿脉矣苞蓄數十年而特借
吾人之心手一開生面故臨題傳墨如對臉當眉
傳神寫照勿論稍涉青黃咫尺千里即頰上三毛
亦不得輕着是必款款焉以低心弱毫求古人意
思所在伺候於微渺之間而嚔吸其冲冥之朕我
情彼景俱免起鶻落落於默默昏昏之際稍縱焉
又逝矣故語天下之難莫有難於制義者也余生
平亦剗心嘔血於斯閱文數萬閱人數百苟有一

言幾乎道者未嘗不齋戒以將之跪坐以進之私
謂對題臨文不容苟簡必如孝子之養父母事君
者之能致其身庶幾不得罪於古人而鹵莽一第
無徵不信誰則聽之今乃得傾心滿意於嗣玄也
嗣玄十年讀書十年養氣以文會友能自得師其
於此道之消息微乎微矣每拈一義必於題之倫
皆廉內曲盡苦心開於前後左右廣言之靡不中
規中矩歟然若不足而悠然固有餘也蓋嗣玄知
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至矣拓萬古心胸極風雨

雲雷龍蛇虎豹交發互至變現出沒之奇而歛諸
宋若惟摠衣屏息與古人周旋伸紙出聲恍若古
人動容警效於其間者斯先民之所拱手而時俊
之所失足者也倚歟嗣玄則海內此人耳嗣玄磨
劍已久一啓匣而上扶浮雲何待余言為揚厲獨
余心醉不啻口出因從事副墨之子不惜鄙言為
弁以止告天下嗟乎余雖不敏敢汰而以文許人
哉

若昧上人詩稿

余之秣陵則問秣陵人曰秣陵白足有解稱詩者乎秣陵人曰無有旣而曰有一白足若昧從廬山來說法圓覺庵中解稱詩余聞而識之已携二三素友偻行而訪於圓覺至則與若昧晤儼然偉丈夫也周旋中禮聲如洪鍾余心異焉茶果小泆談及詩乘若昧出詩一冊余袖之歸篝燈靜玩似其腕下直書口門徑吐而別有古意閒情環流筆妙恍恍如不琢之圭余撫卷沉吟蓋其秀可及也其朴不可及也吾聞之李耳曰朴雖小天下不敢臣

若昧氣宇如王有獅子獨行不求伴侶之意故其詩以孤邁而尊試掉鞅詩園當方駕常侍嘉州至清晝參寥直學徒畜之矣

扶鼎名臣錄

應璩有言文章不經國筐篋無尺書彼文苑中人而持論已若此矣吾友王介清氏有心世道者也居恒讀史有得做呂成公大事記摘次鈔槧以備規軸自做秀才時意固已遠矣其令元城也西郊如春一堂如秋諸所注厝務勤恤民隱追配古久

至於簿書期會未數數然也案牘清空所研悅者
仍是古史茲讀禮之暇不忍虛費時日取前所摘
次諸則反復討論每設身處地以揣當事者大手
微腸不差累黍各題數語犁然當心固已直扶古
人之髓動中事機之會矣於中擇其尤要者排綴
成帙顏之曰扶鼎名臣錄書成介清欣然曰是可
藉手以質古人矣乃命盧子效其薄技盧字赧赧
避席曰世灌一中庸入耳性嗜冊籍而不知讀法
又見異物郵遷因之放浪於詩林潦倒於稗海自

荒茲德久矣忽對此大書不覺神氣為之一肅心目為之一轉莊誦沉思如親鼎呂三年有成介清之業於此基之矣浸假出而任天下之重嘉猷入告宣力四方執此以往其如示諸掌乎斯以為經國之大業也哉